



威廉斯短篇小说中“边缘人”的生存困境

吾文泉

(南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通 226019)

摘要:田纳西·威廉斯是20世纪著名美国作家之一。他不仅作品优秀,而且一生创作颇丰,众多的短篇小说也是威廉斯作品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但国内对威廉斯短篇小说研究相当匮乏。他的小说大多描写身处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以及他们生活的无助与艰辛、心理的压抑和焦虑。威廉斯同情被边缘了的弱者,关怀他们的内心世界。威廉斯的短篇小说描写了众多艺术家、逃亡者和脆弱的女性等人物形象,揭示了他们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灵魂无法归属,现实无法栖身,身份无法认同而迷茫与孤独的生存困境,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威廉斯作品的“边缘人”主题。

关键词:田纳西·威廉斯;短篇小说;边缘人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7)01-0068-06

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 1911-1983),原名托马斯·拉尼尔·威廉斯,是20世纪美国继奥尼尔以后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人们耳熟能详的有《玻璃动物园》(The Glass Menagerie, 1945)、《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 1947)和《热铁皮屋顶上的猫》(Cat on a Hot Tin Roof, 1955)等著名戏剧。他还创作了60多篇短篇小说,他的戏剧多是根据短篇小说反复修改而成,例如著名的《玻璃动物园》改编于短篇小说《玻璃世界中的女孩》(Portrait of a Girl in class, 1941-1943),《夏与烟》(Summer and Smoke, 1948)改自《黄色鸟》(The Yellow Bird, 1947)等等。但因戏剧巨大成就所带来的评论大潮,其短篇小说的评论常常被淹没。其实,威廉斯短篇小说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是人们研究威廉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的评论家很少评论其小说,如在《田纳西·威廉斯:其人其

作》(Tennessee Williams: The Man and His Work)一书的序言中,本杰明·纳尔逊(Benjamin Nelson)声称:“他是凭借自身的才华而成功的剧作家和诗人。”^{[1]300} 纳尔逊基本没有论述威廉斯的短篇小说。“如果人们想要真正地理解威廉斯的创作天赋,他们就不能继续忽视他作品中占有很大一部分的小说”^{[2]228}。但在威廉斯去世后,越来越多的评论家开始认识到威廉斯短篇小说的重要地位。著名评论家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说:“当一个戏剧家完成了他的戏剧创作会做什么呢?他写短篇小说、文章、或者日记,或者给自己的朋友写信。”^{[3]53} 但国外相关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威廉斯短篇小说中的哥特式写作手法、文体结构、同性恋以及社会和政治问题,如菲利普·科林、爵根·沃尔特和劳拉·朱妮加等分别论述小说中的孤立主题、情节结构和人物的身份认同等。丹尼斯·范纳塔写就研究威廉斯短篇小说的第一部专著《田纳西·威廉

收稿日期:2016-05-29

作者简介:吾文泉(1963-),男,江苏吴县人,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

斯短篇小说研究》(Tennessee Williams: 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 揭示其主题:“激情与暴力的相互关系,悲剧的宏伟与壮观,敏感的人物面对冷漠世界的孤独。”^[4]前封页范纳塔力图论证这些故事不仅仅是那些尽人皆知的戏剧的原型,而是威廉斯自身的敏感与孤独,并指出威廉斯的作品是自传性,“他被认为是一个偏狭的自传性作家。”^[5]因此,国外评论没有深入探究威廉斯小说的边缘化主题,而且国内威廉斯评论全部集中在他的戏剧方面,没有涉及到他短篇小说的研究成果。

“边缘人”这个概念属于心理学范畴。德国心理学家库尔德·勒温认为“边缘人”即指“和中心相对立,不完全地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之间,具有中间性和边际性的人们。边缘人脱离主流社会,是游离于多数群体的少数群体”^[6]。威廉斯的小说也大多描写身处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以及他们生活的无助与艰辛、心理压抑和焦虑。本文深入探讨小说中描写的众多艺术家、逃亡者和脆弱的女性等人物形象,揭示他们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灵魂无法归属,现实无法栖身,身份无法认同而迷茫与孤独的生存困境,从另一个侧面理解威廉斯作品的“边缘人”主题。

一、灵魂无法归属的孤独

从字面看,“边缘人”是从一种文化世界走进另一世界,但未完全融入该文化世界的一类人。他们被社会所排挤和遗弃,面对边缘环境呈现出进退两难、不由自主的生活态势,感到孤独、无依无靠、势单力薄等等。“威廉斯的这些故事为人们提供了一面闪闪发光的镜子,折射着他的情感和生活。忧郁,感人而有趣的故事也拓宽了他的视野”^[7]。这些众多的故事也是他自己艺术和生活的传记,威廉斯短篇小说的重要主题便是主人公因被边缘化和无法归属的孤独感。在《琴神降临》中,威廉斯这样描述孤独:“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就会被孤独终身监禁在各自的皮囊内”^[8];“当一个人从一个环境转到另一个新环境时,此时对于新的环境来说,他的所属性是不稳定的,因此会产生紧张感、失落感,表现出过分小心、谨慎、自卑、甚至压抑自己的天性等”^[9]。这种人就是处于两个群体的“边缘人”。他们缺乏集体的认同感,不认为自

己真正属于哪个群体,边缘人往往无所适从,从而内心也是充满了矛盾,导致身份的不确定。

1948年发表的短篇《独臂人》采用倒叙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经常在街头角落里晃荡的男妓—奥利佛。18岁那年在一次车祸事故中他失去了右胳膊,从此他当拳击手冠军的梦想彻底地破灭了。周遭充满了嘲讽和鄙视的异样眼光,他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自己内心的这种愤怒与压抑。其实对奥利佛来说,同那条胳膊一起失去的还有自我,人生也变得没有意义。“他从来没有告诉过自己,我迷失了”^[10]。事故之前,他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也是他唯一认识到的世界。失去了胳膊之后,他便把自我和那个世界分割开了。他利用自己虽然残缺但健美的身体变成了一个男妓。他开始去纽约,去不同的地方来寻找灵魂的寄托来摆脱内心不可抑制的孤独与精神的落寞。由于他拒绝拍摄色情电影的想法遭到了制作人的反对,出于一直以来压制的愤怒与焦躁,他杀了人,从此开始了逃亡之路,最终也难逃落网的结局。“我看起来经历了许多的变故,连我自己都讲不清楚,除非我停下来思考发生了什么,那就是说我失去了自我。我走遍了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没有任何的计划,只是不停地前进。每一个我到过的城市我遇到了很多的陌生人。我同他们(她们)发生关系,可这对我来说也仅仅只是钱和一个晚上可以睡觉的地方而已,酒、酒就是食物”^[10]。他可以说是被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玩弄于鼓掌之间的人,就像是不完整的阿波罗雕塑,拥有的只是石头雕塑的无情与冷血。他一直在逃离,远离这个现实的世界,远离内心的孤独,灵魂却找不到归属。

《二人帮》主人公比利因为帮助科拉找到了耳环而在酒吧里相识,第一次见面他们就感觉彼此温暖了自己孤寂的灵魂。“孤独可以瓦解任何的防备和疑虑,那天晚上的遇见对两人来说是如此的温暖和愉悦,甚至闪耀着璀璨的光芒”^[10]。寻找年轻男性的共同目的让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很快两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团队,他们把时间都花费在有趣的舞会上,沉溺在酒精和毒品中。尽管他们享受这种狂热的生活,却仍然感到内心无尽的空虚和噬骨的孤独。甚至有时候他们自己也怀疑为什么要永不停息的参加派对,科拉解释说因为他们都

是孤独的人。狂热躁动的派对的对立面是孤独,他们置身派对中追寻快乐,逃离内心的孤独。“他们像两只小鸟一起迎风飞翔,除了舞会其他都不是真实的,甚至那也只是美丽的幻觉”^{[10]302}。舞会是他们选择的生活,但又不仅仅是表面的舞会那么简单。“哪怕是他们的处境变得糟糕,比利和科拉不顾自我的伤痛,接受他们的角色,寻找着解决的方式”^{[11]318}。对他们来说,排遣寂寞的方式就是永不停歇的纵情酒色,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

在《黑色欲望和按摩师》中,中产阶级的白人安东尼·伯恩斯总是感到有缺失,总是寻求一种被“包括”被“吞噬”。这又是一个孤寂的灵魂,从小时候起他就是15个孩子中最不受关注的。这个故事采用“令人着迷而又惊骇的象征叙事手法来暗示了他的欲望和恐惧之间的斗争”^{[12]49},“他的欲望相对于弱小的个人太强大了,结果就是他感到一种不完整”^{[10]205}。他最终在一家桑拿浴场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被黑人按摩师殴打,最后竟然被按摩师活吃。更多的时候,人们被封闭在自己的情感空间里,就像威廉斯在《回忆录》(Memoir)里提到的:“一个人这一生终究要经受恐惧与愤怒,怀疑和虚荣,欲望和肉欲。”^{[13]242}当人们无法平息内心的欲望时,只有选择成为野蛮暴力的受害者让自己获得救赎。在这个世界,人们总有偏爱的东西,总有未完成的事情,而所有的欲望只有通过赎罪才能解脱。这是他们自己寻找的解决孤独的方式。活着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残缺的躯壳,孤独的灵魂找不到归属,死亡反而是另外一种自我的救赎。威廉斯曾经这样评论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有些感觉总是在人的内心深处反搅,希望得到表达;……用超乎寻常的速度,吐出无法丈量的心灵的蛛丝,用毕生的精力,织成一个异常庞大、复杂的网;这个网就是他的情感世界、想象和非凡的内心世界。”^{[14]875}

对于威廉斯来说,写作是他穿透孤独与困顿的有力武器。他在作品中“描述自身生活的细节,展现自我救赎时的挣扎与落寞”^{[15]55}。威廉斯一直感受的孤独与异化使他渴望交流与融合。在描写那些受创伤者、寂寞者,逃避者、残废者、孤独者和与环境格格不入者时,威廉斯塑造了一个既可辨认、又与世隔绝的世界。

二、现实无法栖身的逃离

存在主义者认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而存在的本质是自由的。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认为人的存在首先是一种自由,这种自由的核心内容就是自我选择,萨特认为“人的一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人必须从中作出选择”^{[16]28}。存在主义认为有他人的存在,就有自我主体失落的危险,他人就是埋葬和禁闭自我的地狱。在现代社会中,人的主体存在日益受到自身和作为异己力量的他者的威胁,这就是人的异化。个人只是通过沉默和隐身来换取某种不确定的安全感。威廉斯与姐姐萝丝关系十分亲近,许多偏执的女性角色都是以萝丝为原型创作的。当她被诊断出有精神分裂症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精神病疗养院度过。几次的治疗不见成效,1942年,萝丝进行了前脑叶白质切除手术,但情况恶化,她的余生都在没有行为能力的状况下度过。他一直处于焦灼不安的状态中,希望早日离开那个让他恐惧的家庭。1981年,在接受采访时,威廉斯解释了他四处旅行的原因:“因为移动的目标是不容易被击中的。”^{[17]341}威廉斯在小说中阐释了就像自己一样在现实中无法栖身而逃离的无奈与辛酸。

《妈妈的雅司病》具有典型的哥特式风格。人性的丑陋与荒诞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异化。巴尔勒脸上开始出现红斑时,作为丈夫的汤姆没有丝毫的关爱和怜惜,甚至冷嘲热讽如果是传染病,就不要再回来了。巴尔勒的身体状况是她被嘲笑愚弄的导火索。她的病症本来可以被治愈,她残忍的丈夫和无情的孩子,以及父亲等人宣判了她的死刑。医院里被他人未加掩饰的反感与厌恶,被迫在烈日下等待着医生,她甚至想要个凳子的请求也被护士无情的拒绝了。成为了一个被社会驱逐的人,无处可去的她走进了家附近的那片森林,那里没有人留意她的雅司病。这是一个可悲的人物,她毫无选择,被迫生活在附近的黑猫山里面,却难逃被野猫吃掉的悲惨命运。她在现实的世界无法栖身,社会的歧视与排斥导致了他们无家可归、颠沛流离。小说中哥特式和病态的人物其实是以威廉斯姐姐为蓝本的。萝丝的手术失败对威廉斯是极大的打击和创伤,他从来不肯原谅父母

同意施行手术。威廉斯曾去医院探视她,他的紧张和冷漠令人不解,因为当时的他心情复杂:“即为对姐姐担心,同时又为自己感到不安——他希望给命运悲惨的姐姐更多的关心和抚慰,但因为害怕自己也同样精神失常,他选择了远离了姐姐。”^{[18]223}

《黄色鸟》中阿尔玛是保守的清教徒牧师的女儿。曾经的她安静害羞,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年近30岁的她开始打破理会教义的束缚,公开的反抗父亲和死板僵硬的母亲。她在父母的房间抽烟,偷偷地纹身,和不良青年约会。哪怕是父母威胁和她断绝关系,她也不在乎。当她漂白了头发要出门时,父亲紧拽着她的胳膊恳求她不要出去。身为牧师的女儿,这样的叛逆行为无疑是在给父亲几个耳光。她点燃烟,告诉父亲:“听着,从现在开始,我要在这里做我喜欢的事情,我不要受任何来自你的干扰和阻挠。”^{[10]224}她时常呆在舞会和酒吧里纵情享受。她的母亲精神崩溃,父亲则是整日祈祷上帝救赎自己的女儿。整个三角洲都知道她的恶名声,村里很少有居民会对她抱着同情的态度,甚至大家采取一定的敷衍措施来遏制她的行为。不久后人们得知阿尔玛搬去了新奥尔良。《黄色鸟》探究了灵魂与肉体的矛盾,或者精神与肉欲的冲突。阿尔玛觉察到自己被限制在狭小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在愤慨的父母面前展示自己被压抑的热情和性渴望,最终她打破了清教思想的监禁,过上了她自己选择的生活。对于她来说,肉体战胜了灵魂,为了追寻那种自由的生活,她逃离了那个无法栖身的家乡。就像威廉斯钟情新奥尔良,是因为“新奥尔良自由而腐败的味道令他沉迷,他不但从中尽情汲取戏剧灵感与素材,更是将之作为自己孤独心灵的栖息地”^{[19]52}。

1948年的短篇小说《诗人》开篇介绍了“一个无名的诗人,在长期的漂泊以后,来到一个海边的村庄,在一个小茅屋内栖身,迟迟没有离去”^{[20]187}。尽管开篇作者没有告诉我们“诗人”之前的生活状态,但是我们可以从小说中“逃亡者”、“流放”和“飘萍”等词语中得到暗示,诗人之前居无定所,四处漂泊。“诗人”具有非凡的才能,他能够用任何的植物酿酒,让人喝完可以进入梦幻般的境界。他还擅长讲故事,像是有魔法吸引村里的孩子来听。但村里的成年人认为“诗人”是他们懒得理睬的“古怪家伙”。“诗人”背离主流和传统的性取向以及他

独特的创作方式招致社会的歧视。村里的大人们显然发现了诗人的怪异,并对他莫名其妙地反感。也许诗人因为被他吸引并受到影响的孩子们感到欣慰,却依然难逃残酷的现实,这里也没有自己的一丝容身之地。可是,当被驱逐的时候,“诗人”内心不愿离去,因而在逃到海边后,在孤独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选择了抗拒继续漂泊,既然到哪里都难逃流浪的命运,他选择了死亡。无处不在的社会偏见迫使他四处漂泊,只要在一个地方长期停留后被发现,等待他的就是迫害或者驱赶。“诗人”是威廉斯本人的象征,当他发现“自己体内有个女人,被女鬼附体了”^{[21]91},长期受清教思想影响的威廉斯饱受精神折磨,他亦选择了逃离,因为“离经叛道”,他的人生道路注定了充满艰辛与坎坷。

“逃离者如此的弱小无力以至于没有机会来反抗别人强加的愤怒与冷暴力”^{[4]90}。社会的歧视与排斥导致他们无法栖身,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他们无家可归、颠沛流离。他们其实作者通过作品努力说明,人生本是一场艰难跋涉的旅途,奇迹般的逃离充满了艰难,而逃亡的结果也不可预见。

三、身份无法认同的焦虑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获得其生活意义和经验的来源,它是个人对自我身份、地位、利益和归属的一致性体验”^{[22]5}。“边缘人”被禁锢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无法融入社会。被“边缘”化了的身份他者,他们一方面沦陷于自身的身份危机中,另一方面又在寻求着身份认同。当自身的本能冲动和无意识欲望迟迟得不到满足,神经症性的焦虑症便开始产生。“边缘人”始终在自我认同和角色期待上处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他们渴望摆脱“他者”身份,融入主流社会,寻求他人的承认与认同。

在《纪念一个贵族》中,艾琳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被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卖自己身体的女人。尽管如此,她有自己热爱的艺术——绘画。一个具有丰富想象力的画家,然而她的作品是被大家拒绝的,因为她是靠卖淫,即出卖自己的灵魂来供给她自身的生活和作品创作。她在新奥尔良同人纵情酒色却不肯接受“妓女”创造性的绘画作品,小说暗含出艺术家在现实世界里的悲剧性存在。艾琳:

“你现在必须走了,因为我要忙了。”卡尔:“你怎么可以在这种昏暗的灯光下作画呢?”“画画,她轻哼一声,我不会再画画了。”^{[10]84} 由于自己的作品被拒绝,自己的身份被蔑视。她曾经焦躁不安,为了自我身份的认同挣扎努力,尽管一度对自己的作品充满了信心,但强大的社会迫使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歇斯底里后最终放弃,结局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威廉斯本人便是这样的人,他出生在一个缺少关爱的混乱家庭,自小性格内向,体弱多病,甚至有种病态的腼腆。他的童年充满了不安、失落甚至是暴力。由于说话的南方口音,他常被同学嘲笑、孤立和歧视,他承受了很大压力,逃避他人,内心深处笼罩着孤独。

短篇故事《关于他》中的哈斯凯尔是一家百货商店的普通职员,但是他并不被同事们喜欢。“他身上有些东西,一些人们不喜欢的,但是他们又说不清楚具体是因为什么不喜欢”^{[10]213}。有时候他们甚至怀疑这个人热情的背后的不良居心,而图书馆管理员萝丝对他心生爱慕之情。一个偶然的原因让他们成为了邻居并开始亲密接触,之后他们一起讨论诗歌,一起上班。当哈斯凯尔每天都很快乐的生活时,他的同事们开始警觉,顾客们告诉经理说他身上有一些人们不喜欢的而且不同寻常的地方。“但这种表面的平静生活很快就被无法逃避的残酷现实所撕碎”^{[23]57}。尽管他是一个很辛勤的职员,却终究由于他人的抱怨被经理解雇了。他真诚地想要帮助别人,却总是被无缘无故的认为是一个图谋不轨的骗子。哈斯凯尔热情而活泼的特性反而招致了社会他人的歧视,萝丝和他相反,她被这个大社会团体接受,然而她却因精神的隔离而过着痛苦的生活。对哈斯凯尔的喜欢让她开始装打扮自己,享受生活。但是当他的仁慈和慷慨成为那些怀有敌意的人们驱逐他的借口时,萝丝的幸福生活被突然打断了。自私的人们卑劣地认为他这个人就是靠不住,歧视孤立他的存在,决然的否认他的身份。

在《斗鸡与暗同》中,斯蒂芬是位于华尔街的一家法律公司的律师,前途无量。可是,他偷偷隐瞒了同性恋的事实,他在极力地保全自己的工作 and 名誉。一旦暴露,等待他的只能是离职和被人耻笑。他想自己的同性恋取向得到社会的认可,自己的身份得到大家的认同。然而,在以清教主义为基

础的白人主流文化中,这被视为离经叛道,是不被世人认可和接受的。所以他一直处于忐忑不安的焦虑状态,既担心自我的身份受到世人的唾弃,又忧心纸终将包不住火,事实会大白于天下。“人们排斥孤立同性恋者,把他们驱逐出主流社会,这样的驱逐迫使他们压抑自我,最终导致精神的崩溃”^{[24]100}。小说主人公亦即威廉斯本人。威廉斯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加上社会环境对同性恋的压制,使他对同性情感总是怀有深深的愧疚和自责,他一生都在性灵升华与肉欲沉沦之间彷徨挣扎。这种对身份认同的渴求诉诸于作品的创作中,威廉斯的艺术世界是一个不被常人认可的世界,里面的人物孤独、爱幻想、神经质……因而剧作里也充满了暴力、性爱和欲望,他们孤独但又渴望自身得到社会的关注和认同。当然,威廉斯在自然本性的推动下,最终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走了出来。

这是一个存在极大偏见的社会,归根到底其实都是基于清教思想的文化和审美观导向的内在化影响,美国的主流社会往往认为妓女是肮脏可耻的,同性恋是病态的,甚至那些有着独特个性的人就是神经质的。“生活在遵奉传统道德的人们当中,这些与社会格格不入者激烈而最终无用的挣扎是不可避免的”^[25]。这类人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也就是所谓的“边缘人”,他们挣扎在像闪电一样的激烈的危难之中。

在威廉斯短篇小说中,威廉斯用他的敏锐笔触深入“边缘人”的心灵深处,并且“关注那些形形色色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边缘人群”^{[26]vi},道出了他(她)们在残酷的社会现实和压迫中所感受到的无助与辛酸。他扯下道德主义的伪善面具,关注现实社会中处于边缘境地的弱者。虽然目前对于“边缘人”的具体确定没有标准,但“边缘人”的分析和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田纳西·威廉斯在短篇小说中对“边缘人”的关注,让人们认识到社会弱者所存在的生存缘困境。威廉斯擅长描写人性,来揭露和批判美国现代社会的畸形与残酷。作者既展示了“边缘人”面对命运的挣扎和不屈,以及对弱者悲剧命运的无奈和辛酸。作者塑造这些边缘人的形象,揭露了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代表的父权制的固执与虚伪,希望人们给予边缘弱



者更多的善意的理解、同情和包容。

参考文献:

- [1] Nelson, Benjamin. Tennessee Williams: The Man and His Work[M]. New York: Ivan Obolensky, 1961.
- [2] Wolter, J. C. "Tennessee Williams's Fiction" [C]. Tennessee Williams: A Guide to Research and Performance, Kolin, Philip ed., Greenwood Press, 1998.
- [3] Atkinson, Brooks. "Review of The Knightly Quest by Tennessee Williams" [J]. Saturday Review, 1967-02-25.
- [4] Vannatta, Dennis. Tennessee Williams: 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 [M].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8.
- [5] 李英.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中欲望的心理透视[D]. 山东大学, 2006.
- [6] 拉塞尔·班克斯: 牢房之眼[J]. 陈黎节, 译. 时代人物周刊, 2015-01-04.
- [7] Kakutani, Michiko. "Books of the Times: Conflicts of the Heart" [J]. The New York Times, 1986, 21.
- [8] Williams, Tennessee. Suddenly Last Summer, in The Theatre of Tennessee Williams [M]. Vol. 3.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71.
- [9] 林盈. 边缘人的书写[D].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 [10] Williams, Tennessee. Tennessee Williams Collected Stories [M].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1984.
- [11] Heintzelman, Greta. Smith-Howard, Alycia. Critical Companion to Tennessee Williams: A Literary Reference to His Life and Work [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5.
- [12] Draya, R. The Frightened Heart: a Study of Character and Theme in the Fiction, Poetry, Short Plays, and Recent Drama of Tennessee Williams [D]. University of Colorado, 1977.
- [13] Williams, Tennessee. Memoirs [M]. New York: Doubleday, 1975.
- [14] Williams, Tennessee. "Preface to Cat on a Hot Tin Roof" in Tennessee Williams: Plays 1937-1955 [M].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2000.
- [15] Palladino, Jennifer Banach. Bloom's How to Write about Tennessee Williams [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2009.
- [16] 沈晓阳. 论萨特的人格自由的自由观[J]. 江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1).
- [17] Rader, Dotson. "The Art of Theatre V: Tennessee Williams" in Albert J. Devlin, ed. Conversation with Tennessee Williams [C]. Jackson: UP of Mississippi, 1986.
- [18] Leverich Lyle. Tom: The Unknown Tennessee Williams [M]. W.W. Norton & Company, 1995.
- [19] 武颖. 威廉斯戏剧文学的新奥尔良文化情愫[J].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30(3).
- [20] 李尚宏. 田纳西·威廉斯新论[M]. 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 [21] Williams, Tennessee. Moise and the World of Reason [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5.
- [22] 曼纽尔·卡斯特. 认同的力量[M]. 曹荣湘,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23] 吾文泉, 朱沁娟. 马格里斯戏剧的犹太族裔心理创伤与历史记忆[J]. 南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5(2).
- [24] 张新颖. 边缘上的变奏——田纳西·威廉斯剧作中同性恋维度的精神分析[D].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 [25] 宋咏梅. 田纳西·威廉斯戏剧中的被抛弃者[D]. 河北师范大学, 2005.
- [26] 张新颖. 田纳西·威廉斯边缘主题研究[M]. 上海: 科学出版社, 2011.

责任编辑 君 羊

The Existential Predicament of Marginalized People in Tennessee Williams' Short Stories

WU Wen-qu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tong University, Nantong 226019, China)

Abstract: Tennessee William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American writers in 20th century. His works are not only excellent, but also quite abundant in his lifetime, including numerous short stories. It is also a part of his works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However, domestic studies on Williams' short stories are quite scarce. His fictions mainly describe the disadvantaged on the social margins, suffering from helplessness and hardships in their life and mental depression and anxiety. Williams manifests sympathy for the weak on the edge of the society and cared for their inner world. This paper depicts in depth the characters in the short fictions such as artists, other fugitive and fragile females, revealed their confused and lonely plight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their souls cannot be attributed they cannot live in reality, and their identities cannot be agreed in the real life, which can understand the theme of "marginalized people" in Williams' works from the other side.

Key words: Tennessee Williams; short stories; marginalized people

